

打会

打会逗是大伙凑钱，由数人最好12个人参加，每人每月给参会者约定数额的钱，轮流拿钱，转满一圈结束，上世纪70年代嘿多人都参加过，那是急倒要用钱没得办法的好办法。

那阵大家工资低，大手大脚不会计划的人，常常月底逗捉襟见肘，4个包包一样重，不借几块钱来用，恐怕只有锅儿吊起打当当喝西北风。要是想买个啥子贵重点的东西，好像没得比打会更好的办法了。

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没得手表，经常去问别个时间，既不方便，也感到嘿脏班子。看倒别个戴起亮锃锃的手表，既得意，又提劲，手一抬逗晓得好多钟了，羡慕得很，连做梦都想买一块。我当时的学徒工资是18块5角钱一个月，次年才涨了10块钱，稍微宽松了一点。除了穿衣吃饭，把各人搞伸抖，不找妈老汉要点逗谢天谢地了，哪里还存得起钱买手表哟。

我是勒种情况，其他人也

差不多。有天大家一商量，决定打会，一拍即合。于是，车间工会组长牵头，一哈儿逗凑齐了12个人打会。每人每月发工资那天，交10块钱给工会组长，工会组长把收集起来的120块钱，转交给打会当月拿钱的人。要是哪个急需用钱的话，大家互相调换一哈先后次序，以解燃眉之急，结果皆大欢喜，嘿门受人欢迎。

通过打会，3个月后我逗戴起了想了嘿久的手表，欢喜惨了。

□陈世渝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730156805@qq.com

和稀儿

□徐永泉

渝东巫山人淳朴热情，大方开朗，喜说笑，爱逗玩。“和稀儿”及“涮坛子”“装疯”等，大众化的说法是“开玩笑”。“和稀儿”，常是老表之间、熟悉朋友之间的嘴上玩笑，适可而止、无伤风雅的抓扯推打。

在巫山，“和稀儿”须注意：一是不要不高兴。别人与你和稀儿，与你开开心玩笑，你不要当真。二要适度。

最令我不忍回想和深深忏悔的，是我年轻时与自己五岁小儿子的一次“和稀儿”。

一个初冬的清晨，天还没亮。这天我不在家。既做家务带孩子又照看店面的妻子，五点多就起床整炉火，打了一壶水搁在炉子上烧起，然后去买菜。屋里灯亮着，儿子还在楼上睡着。

妻子还没回来。儿子的哭叫声突然惊醒隔壁的舅妈，舅妈赶紧经后门绕来我家，只见我的小儿子坐在蜂窝煤炉旁，身边是大气直

冒的炊壶。凑近一看，地下有水，孩子一只脚脚背红了。舅妈连忙抱起孩子。

孩子烫得较严重。那几天，我们天天背他到卫生院换药。正所谓细娃儿不装病。有好转后，他两膝当脚，把受伤的脚努力后翘，在屋里爬去爬来。我们看着就心疼，他却因为可以下地“走”了而高兴无比。

我问他，天那么冷，水那么烫，你怎么要下楼提开水？他说，我怕炸。我说不会炸的。他说：“那回你说，炊壶烧开水，报警器叫了，就要连忙提下来，不然就要爆炸！”

我愣了。一回想，的确对他这么说过——我当时信口开河，没想到他却当真了。

他脚背上那片明显的伤痕，深深刻在我心里。现在儿子三十出头了。对我那次“和稀儿”他从未有过半个字埋怨。愈是这样我愈是自责，觉得对不住他。

咬话

□汤飞

娃儿小时，高兴、喜欢就咯咯大笑，难受、饿了就哇哇大哭。长大丁点儿，在大人的反复教导下，可以喊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等词语。前一组词可能说得比较清楚，而爷爷听着像“姨姨”，奶奶听着像“呢呢”，奶声奶气的糯得很。为了听他喊人，故意逗他开口。

再大些，他开始咬话。这是啥意思？教咪娃儿学说字词，他是被动的，假如有主动表达的样子，大概就是咬话。所以经常发生这样的情景：小家伙抱着各家的玩具跑到面前，扯起声音咿哩哇啦地说话，听得人一头雾水。我问：“你说啥子？”他着急了，又叽哩呱啦讲一遍。还是没听清，总不能再叫他再说一回——再说也听不懂，只得围绕他的喜好连猜带蒙地“翻译”。猜一句，他摇头摆手，悲观者会觉得又没整

对，乐观者却会认为又排除了一个错误的回答。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，急得人满头大汗。小不点也手舞足蹈、连比带划，这回总算撞上真相了，一大一小两个人立马松了口气。

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，猜的次数多了，也就有了实战经验，慢慢的能够蒙个八九不离十，沟通变得省事咯。只不过，小娃儿表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，说出口的句子越来越长，翻译的难度越来越大，整得人头大。有时候大人不理他，他各家跟那一堆大大小小的玩具瞎聊，越说越起劲，全是外星语——属于天文学范畴。

再过段时间，他的咬字变得干脆利落，尽管个别字发音不准确，好歹听起来不咋费力。从只会哭到说得真（清晰）的过程，是宝贵的成长之旅，对于小孩和家长来说都是如此，值得珍惜。

下川东方言中的动宾短语

□卢鑫

下川东的方言颇具意味，这里举动宾短语及其用法5例。

打短棒。按照现代汉语来理解，字面意思就是用很短的棒子打人。犹如战场上拼刺刀，距离近，伤害大。但在下川东，主要采取其象征意义。即，对于亲友的决定非但不支持，还表示反对，打破对方美好的期待。举例来讲，丈夫情绪高涨，准备出去找工作，妻子以他能力不足立马反对；丈夫提议一家人周末出去踏青，妻子以将会下雨为由拒绝；丈夫想入股创业，妻子认为不保险，会亏钱，不赞成……这样三番五次，我们先且不管夫妻俩究竟谁对谁错，但本例中失落的丈夫，完全可以用这个动宾短语，对老是煞风景的妻子发泄自己的不满：“每次别人做事，你都是打短

棒！没得哪回是支持的！”

扯反线。顾名思义，把线头往反方向扯。你指东，他往西，你要坐车，他偏要走路，你说好吃，他偏说不好吃。其实就是“唱反调”的意思。打个比方，如果娃儿正值青春期，做什么事都要和爸妈反起干，妈妈可以说：“你个娃儿还喜欢扯反线呢！”

搞副业。在万州巫山一带，副业其实并不是副业，而是主业。所谓搞副业，就是找挣钱的工作来养家糊口，一般指外出打工。比如两个老朋友过年见面，可以这样对话：“你好久出去搞副业嘛？”“今年不想去广东了，可能就在屋头做活路。”

求衣食。指工作挣钱，不过多了调侃的意思。比如，一个娃儿到学校上课时发现书掉了，老师就会笑他：“你吃饭

的家力都搞落了，还求么子衣食哦！”这里，把学生的书比作人们赖以生存的工具（即“家力”）。最重要的东西丢了，生活无以为继，也就没办法“求衣食”了。

搞架子。意在翻来覆去，三心二意。一个人被评价为“搞架子”，体现出这个人做事很积极，对各种事情很上心，但总是坚持不下去，不能专一对某件事下功夫。实际上，这个词并非完全贬义，有肯定勤奋的层面，只是觉得对方美中不足，包含说话人的规劝心情。因此，并非完全等同于“丢了西瓜捡芝麻”。具体用法是：“不要一天到黑就在屋里搞架子嘛！你还是学一下他们，狠心一点儿。”这里的“狠心”，指的是早点选择一个有前景的方向，刻苦钻研。

做炒面

□张文海

立夏以后，农村进入双抢季节，又要收，又要种，人特别容易饿。为了回家马上能补充能量，农妇抽空在箩筐中舀两碗晒干的新麦，生火放入铁锅中翻炒起来，火候以炒到香气四溢为止，然后铲入簸箩中摊开晾冷。晾冷后的熟麦子，金黄金黄，略带小焦点，放入口中一嚼，嘎嘣嘎嘣又香又脆，这是农妇在为一种乡村速食——炒面做准备。炒麦子，是做炒面的前奏曲。连炒几锅后，香浓的气氛，已把“吃”的主题渲染得欢快热烈，娃娃放学归来，母亲便招呼儿女，帮妈推炒面。

推炒面，是将熟麦子一把把放入家中石磨的磨眼中，两人合作用手紧握磨柄，你推我拉，石磨便旋转歌唱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熟麦子就变成金黄金黄的粉状混合物，这就是炒面。

推完后，将落入簸箩中的炒面装入一大瓷坛中，加盖密

封防潮备用。饥肠辘辘时，揭开坛盖，舀两匙子炒面放入碗中，冲入鲜开水，不停搅动，炒面霎时就变成又稠又粘的糊状物，体积也魔术般膨胀几倍。要吃咸味、椒盐味、甜味均可，冲开水前，先放入不同的调味品即可，简单方便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家的炒面装在一个青花大瓷坛中，要达到密封好，取食又方便，就在坛盖下垫一张火纸，坛盖的重量一压，便把坛口密封得严严实实，两月不会吸潮变质。吸潮后的炒面，冲开水不但膨胀率下降，香味也大大降低。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村少年，一次饿得心慌求快，坛盖从帘二（带抽的矮柜）上一滑，瞬间碎成两半。

做炒面是技术活，要炒好一锅熟麦子，火候最关键。不能小火炒，小火炒出的麦子欠香。大火炒出的麦子又脆又香，磨出的炒面更好吃。我突

发奇想，既然麦子做出的炒面如此好吃，面粉是麦子的精华，面粉炒面肯定更好吃。一次我背着家人，舀了两碗面粉放在锅中炒起来。哪知一炒，吓得我毛根都立了起来。因为炒麦子与炒面粉简直是两回事：麦子颗粒大，且有光滑绵韧的麦皮包裹，只要在锅中勤翻动，绝不会炒焦。面粉一下锅便粘满锅面，大火中贴锅的面粉，瞬间焦化变黑。我急忙退柴熄火，虽未把一锅面粉报废，但炒出的面粉炒面因混有焦粉，冲开水后有股苦味，难吃。

母亲知道后，说你真是个小憨胆大，要是面粉轰的一声起火引燃房子，你就惹大祸了。面粉炒面如果好吃，为啥每家都不做？人都不是瓜娃子，享不来福，因为有人因此遭过笨的。

听母亲这样说，我吓出一身冷汗。